

郭松齡反奉

辽宁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辽宁人民出版社



87
K250.6
38
215

郭松龄反奉

辽宁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B 377562

戰術官 錦松 姓



奉天遼陽

年四十四歲
字成賓

编 辑 说 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在滦州发动的反奉战争，是中华民国史上一件大事。这一事件是在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运动的影响下发生的。郭松龄反奉宣言提出：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开发边疆，保存国土的政治要求，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但是由于郭松龄起事仓促，部署不周，政策失当，以及日本干涉等原因，致使这场反奉战争终归失败。郭松龄及其夫人韩淑秀也因事败而被杀害。

为了深入地研究这一事件的历史地位及其经验教训，对这一事件作出科学的评价，我们编辑了《郭松龄反奉》专辑，所载稿件大都是本人亲历的第一手资料，它对研究民国史和奉系军阀史有重要参考价值。为了完整、系统地反映这个事件的历史过程，我们还选编了一部分重要函电，以供参考。

在编辑过程中，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将他们收存的有关稿件全部提供给我们；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松、武育文同志参与编辑、整理工作，所有这些都给我们以极大的支持。谨此，深致谢忱。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郭松龄	任 松、武育文	(1)
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	李竖白 遗稿	(14)
郭松龄的崛起	赵 穀	(25)
郭松龄反奉亲历记	魏益三	(41)
忆滦州会议及其他	鲁穆庭	(50)
郭松龄反奉的军事部署及战斗经过	韩世儒	(59)
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	吴锡祺	(66)
郭松龄联合冯玉祥、李景林的内幕	陈琢如	(73)
郭松龄反奉期间张作霖与日本的勾结	阮振铎	(80)
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	何柱国	(88)
郭松龄反奉及其失败的原因	刘鸣九	(94)
略述郭松龄与张学良的关系	李英夫	(101)
对郭松龄将军的一些回忆	彭景文	(115)
对郭松龄夫妇的回忆	姜明文	(125)
忆郭松龄之整军训练	刘海波	(137)
郭松龄热心部队整训	张国威	(143)
郭松龄死前一昼夜之谈话	房书溪	(148)
忆郭松龄被杀的前前后后	肖兆麟	(152)

附电函四项

一、郭松龄反奉通电

在滦州誓师反奉通电	(161)
-----------	---------

主和罢战之通电	(164)
讨伐杨宇霆之通电	(165)
敬告东三省父老书	(167)
二、郭松龄与张学良来往函电	
在滦州致张学良的信	(171)
在昌黎致张学良的信	(173)
张学良复郭松龄的信	(178)
三、郭松龄对日本之声明、抗议电	
对日本公使之声明	(180)
对关东军司令官第一次通牒的答复(日文节译)	(181)
向各国驻华公使送达质问日本驻华公使电	(182)
四、郭松龄夫妇遇害函电	
邹作华报告郭松龄出走电	(184)
张作霖通告郭松龄被俘电	(185)
张作霖饬令枪杀郭松龄夫妇电	(186)
郭军某军官报告郭松龄遇害电	(187)
吴俊升艳电	(188)

郭松齡

任松 武育文

郭松齡字茂宸，祖籍山西汾阳县，1883年生于盛京（今沈阳市）东郊渔樵寨村。父亲郭复兴，县学廩生出身，在乡村设塾馆授徒。郭松齡幼年随父读过三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为人做雇工或在家自耕。郭性喜读书，虽昼耕陇亩，仍不释卷。在十八岁时，家境稍有改善，始得如愿复学，入省城东南常王寨书院，从名士董汉儒先生学习经史典籍，希冀踏上科举仕进的阶梯。

日俄战争爆发后，郭松齡目睹日俄帝国主义在东北的野蛮侵略暴行，萌发了“驱敌寇、复国土”的思想，毅然选择了从军救国道路。1905年秋，郭松齡考入奉天仅有的一所陆军小学堂。1906年，奉天陆军将弁学堂成立，郭因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学堂学习。当时，在速成学堂中有同盟会员秘密传播反清书刊，郭开始接触民主革命思想。1907年，郭松齡从速成学堂毕业，因考试成绩名列优等，由学堂选送北洋陆军第三镇见习。期满后调回奉天，升充盛京将军衙门卫队哨长。由于郭带兵有术，勤于职守，受到陆军统领朱庆澜将军的赏识，擢升卫队哨官，倚为亲兵。

1909年，郭松齡随同朱庆澜调往四川成都驻防，任新军连长，未久升任卫队营长。朱庆澜是一位爱国的清军将领，同情革命，在其掩护下军中成立了同盟会组织，秘密进行覆清活动。郭松齡经方声涛、叶荃两人介绍，加入新军同盟会。①

辛亥武昌革命爆发，郭松齡参加新军起义，拥戴朱庆澜为

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四川独立不久，川军将领鼓动地方军队发动兵变，朱与客籍将领被迫撤离四川。郭乃辞职潜回奉天，设机关于省城韩淑秀家中，密谋武装起事。张作霖奉总督赵尔巽之命率巡防队进入省城，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郭因剪发易服，“身畔挟有民军护照”，被巡防队逮捕入狱，后经韩淑秀等人多方营救，才幸免一死。“旋以民国建立，始得获释。”②

郭松龄经过几次挫折，逐渐认识到“欲革命须有武力，欲统军须有学识”③的道理，遂下决心研读军事科学。1912年入北京将校研究所，以成绩优异拔充区队长。结业后调回奉天，任都督府参谋。1913年秋，考入北京中国陆军大学，编入深造班第三期学习。1916年末，郭从陆军大学毕业，调任北京讲武堂教官。此时袁世凯已经暴死，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两系，各以帝国主义为后台，不断发生权力之争，政治依旧反动黑暗。1917年7月，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树立起护法旗帜。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护法军政府，与段祺瑞北京政府对抗。郭松龄受到南方革命形势的感召，只身南下投奔军政府。通过时任广东省省长朱庆澜的介绍，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后转任韶关讲武堂教官，为军政府训练军队和培养军事人才。护法军政府名义上由孙中山领导，实权操之于地方军阀手中，政令军令不能统一。郭松龄对军阀跋扈行为深为忧虑，亲赴广州拜谒孙中山，向他献策说：“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之障，故其自身亦须革命。”“中山深韪其言”。④1918年5月，云贵军阀阴谋改组军政府，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避居上海，护法运动宣告彻底失败。一批追随孙中山的国会议员和军人，被迫相继离开广州。郭松龄失去倚靠，无法继续留在广州，乃于同年秋重返奉天，矢志开创新局面。

当时，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并获得东三省巡阅使头衔，节制奉、吉、黑三省。张作霖取得日本和段祺瑞政府的支持

持，正向吉、黑两省伸张势力，图谋统一东三省，建立奉系割据全东北的局面。张作霖为实现其扩张野心，向日本举借贷款，购买军火，以扩编奉天陆军。郭松龄回奉后，“见张氏之不仁，始有改革奉天之志”，^⑤决计参加奉军，暗取兵权，潜蓄实力，以图根本改造。郭经奉天督军署参谋长秦华（郭在陆大的同期同学）的推荐，充任督军署中校参谋。1919年2月，张作霖因增编陆军混成旅急需军事干部，遂重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聘任郭为战术教官。

郭松龄在讲武堂任教官时，恰逢张学良在讲武堂炮兵科学习。郭见张是一个颇有爱国思想和进取心的青年，可以造就成国家有用之材。因此经常向张学良灌输“练精兵，御外侮”等爱国主张，并劝张学良训练新军，以期借助张学良的地位和实力，实现自己改造奉天之夙愿。张学良有感于郭的至诚态度，并见郭工作严肃认真，且有丰富军事知识，遂有罗为己用之意。1920年春，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接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推荐郭任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⑥

郭松龄实现了掌握兵权的初步计划后，从此专心训练军队，进行军事教育，整顿军队纪律。不足一年，卫队旅面貌大为改观，成为奉军一支劲旅。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乘机染指中原，借调停之名率兵入关。郭松龄充先锋司令，在天津小站以一团击溃皖军两旅。战后，郭随张学良赴佳木斯一带清除匪患，迅速安定了地方。因此，郭松龄在奉军中声名鹊起，不但为张学良所倚重，而且取得张作霖的信任，地位日臻巩固。1921年5月，张作霖升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乘机将奉天陆军扩编为十个混成旅。改任张学良为第三旅旅长，擢升郭松龄为第八旅旅长，两旅组成联合司令部，合称三、八旅。因张学良常在总司令部参赞帷幄，部队行政、训练均由郭负实际责任。郭松龄意欲“建成一支保国卫民的优良军队”，^⑦获得张学良的支持，

对部队实行了许多重要改革：（1）创办军官教育班、军士教导队，实行定期轮训，遇部队官佐出缺择优升补，量材器使，不徇私情；（2）实行精兵主义，裁汰冗兵、兵痞，招募良家青壮年入伍，进行军事知识、技术教育，整饬军队纪律，严禁扰乱治安、危害百姓；（3）革除旧军陋习，实行军需独立制，禁止长官贪占军款、克扣兵饷，违者严惩不贷；（4）特别注意对官兵的爱国思想教育，将《中国近代外祸史》列为官兵必修课程，激励官兵爱国爱乡思想，肩负起“保境安民”的职责。郭松龄采取这些改革措施，大大提高了奉军素质。当时所谓东三省新军，盖指郭松龄所训练的军队。

1922年4月29日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郭松龄“一貫主张巩固国防，开发东北，最反对为少数人争地盘打内战。”^⑧当时因为他的军事实力不足，无力阻止内战，不得已“遵从上级命令，违背本愿”^⑨率兵参加战争，任张作相东路军张学良梯队副队长。直奉交战未及一周，由于奉军素质太差，将领指挥无能，结果奉军全线大败。惟有郭松龄指挥的三、八旅撤退完整，在临榆、抚宁一线与直军数倍追兵抗衡，粉碎了吴佩孚突破山海关、直捣关东的计划，最后达成奉直和议，为张作霖立下了“战功”。

张作霖不甘心被曹、吴打败，宣布东三省“独立”，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大事整军经武，扩军备战，准备再次入关，以雪战败之耻。在奉军内部，以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等人为骨干的“士官派”（主要成员均由日本陆军毕业，因此而得名）小集团，为了掌握兵权，获得关内地盘，积极支持张作霖入关作战。因此取得张作霖的特殊信任，委以重要军职，主持整军备战实权。1922年7月，张作霖接受杨宇霆的建议，^⑩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任命孙烈臣为总监，姜登选、韩麟春为副总监，张学良为参谋长，实权操在姜、韩之手。总参议杨宇霆兼任东三省兵工厂督办，韩麟春兼任东三省

兵工厂厂长，负责扩建兵工厂和军火生产。东三省陆军统一番号，共编成二十七个步兵旅，五个骑兵旅，一个炮兵旅，兵力达二十五万人之谱。^⑪此外，还获得日本方面提供的大量借款，大批军械弹药等所谓“善意援助”。^⑫

郭松龄几次参加军阀混战，目睹兵连祸结，经济残破，民不聊生，特别是强邻日本乘机侵逼，虎噬狼吞，任意宰割，东三省命运陷入严重危机之中，痛切感到“内战不可以延长，战祸不可以久结”。遂决心举起反战旗帜，在第一次直奉战后，郭松龄代表所部将领向张作霖上书：强烈要求“罢兵息争，保境安民，闭关图治，改良内政，移兵开垦，巩固国防”；并且提出“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普及教育，整顿金融，开发矿藏，便利交通”等改革方案。^⑬随后，郭又通过张学良向张作霖提出请求：“欲赴洮南屯垦，寓兵于农”。^⑭张作霖听信杨宇霆等人的谗言，拒不接受郭的忠告和建议。郭因“屡谏不从”，遂产生打倒张、杨的决心。

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军阀把持了北京政府，在国内实行野蛮的高压统治，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激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对。1924年9月3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对抗吴佩孚的武力兼并，发动了江浙战争。张作霖抓到了出兵借口，立即向曹、吴宣战。9月15日，张作霖在奉天组织镇威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杨宇霆任总参谋长，将东三省陆军编成六个军，以四个军约十五万兵力向山海关与热河方面进发。杨宇霆久怀总揽奉军兵权的野心，以郭松龄为最大障碍，“纠结小集团密谋排斥、打击、削弱郭的力量”。^⑮在整编军队时，限制张、郭二、六旅（即原三、八旅）经费预算和军械弹药供应。在此次军队编组时，以姜、韩统第一军，与张、郭第二军组成联合军，抽调二、六旅一部归姜、韩指挥，以削弱郭的实力。同时又命令郭担当山海关主战场，与扼守坚固阵地的直军主力对垒，使之陷入攻守两难的境地。在奉直交争两败俱伤之际，郭

松龄以“军阀不倒，内战不止”，与所部将领“再议败吴倒张之策，派乃弟郭大鸣及顾问李坚白入京，与冯玉祥接洽合作。”此时，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直军全线崩溃。“张势坐大，而郭之计又不果行。”^⑯

张作霖打败曹、吴后，背弃了与冯约定“奉军不入关”的诺言，将大批奉军开进关内。以张学良、郭松龄为津榆驻军司令，威逼冯玉祥国民军，以李景林、张宗昌占领直、鲁要地，扼控津浦路北段，待机进犯江南。1925年3月，张作霖因扩张需要，将奉系军队划一军制，扩编二十个师，冠以“东北陆军”番号。5月，张作霖部署就绪，派遣两师一旅奉军开进苏、皖，几乎未遇抵抗就占领了上海、南京、蚌埠等地，并且准备进取东南各省，以混一宇内。8月末，张作霖依照杨宇霆的要求，任命杨为江苏督办，杨的同伙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姜如愿以偿，于9月15日联袂赴任，各自坐上了一省土皇上的宝座。奉军进入江南后，到处帮助日英镇压群众反帝运动，纵兵扰民，为害百姓，“苏人无不切齿痛恨”。杨宇霆坐镇南京后，俨然似土皇帝，“苛敛民财，诛求无餍”，引起南京士绅和群众的强烈不满，联合举行了抗议奉军暴行的请愿示威，反奉情绪遍及社会各阶层。

奉军大肆扩张，也引起江南各省直系旧部的严重不安。为了抵制奉系武力兼并，东南、华中各省建立了联合反奉同盟。浙江督办孙传芳利用江南人民的反奉情绪，打着浙、苏、皖、赣、闽五省联军的旗号，于10月15日向上海、南京奉军突然发起进攻。杨宇霆仓皇弃师逃回奉天，姜登选被迫撤离蚌埠，奉军两师一旅全部被联军缴械，苏、皖两省地盘相继丢失。张作霖不思改弦易辙，罢兵息争，听信杨宇霆的鼓惑，执意要夺回江南失地。任命败军之将杨宇霆为总参谋长，将奉军编为六个方面军，以张宗昌第二方面军和姜登选第四方面军反攻江南，以张学良第三方面军和李景林第一方面军进攻冯玉祥。张作霖

探知冯玉祥暗助孙传芳，遂决计先对冯兴师问罪。于是一面密派于冲汉、松井顾问去日本乞求出兵援助，一面命张学良给在日本参观军事演习的郭松龄发急电，召他立即回国部署军事。

郭松龄一贯反对张、杨的武力扩张政策，在奉军大举南犯之时，断定迟早必将引起内战。郭激于爱国义愤，曾向总司令部强烈提出“退兵出关，保境安民”，并且“坚辞不就”安徽督办。^⑯张作霖被武力统一迷住心窍，拒不采纳郭的建议，反而对郭产生疑忌。因此，郭遂决定借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之机，暂时避居日本，以抵制国内战争。10月6日，郭松龄偕奉军将领六、七人抵达日本东京，同行有国民军军事代表团。郭在日本获知奉军江浙战败消息和张作霖派特使与日本订立密约等内情，一时大为慨叹，不可遏制。将张作霖乞求日本出兵、酿乱祸国行为，全部告知国民军首席代表韩复榘，表示与冯合作倒张之意。^⑰10月24日，郭松龄从日本返回奉天，接受张学良的委托径去天津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第三方面军由三个军（六个整编师）所组成，总兵员约七万余人，为奉军精锐部队。张学良任军团长，于珍任副军团长兼第八军军长，韩麟春任第九军军长，郭松龄任第十军军长。由于郭松龄及部将的坚决抵制，杨宇霆亲信于、韩两人未敢到职。郭利用临时指挥之权，彻底改组了部队结构，以为应变准备。11月13日，张学良抵天津与国民军谈判和平，同时向郭松龄、李景林传达张作霖进攻国民军的密令，郭代表李景林陈述了“不可再战之理由，主张撤兵出关，保境安民”。^⑱张学良赞同郭的和平主张，回奉劝乃父“罢兵言和”，张作霖执意不允，严令郭、李调兵备战。郭知战事不可避免，遂称病入天津意大利医院，暗中进行反奉部署。

11月17日，河南国民军第二军因接防直隶保大地区，与奉军发生武装冲突。张作霖闻讯后勃然大怒，拍发急电：“令李即日夺回保大，逐去豫军以自赎；令郭调所部集中滦州，回奉听

候面命”。²⁰郭知回奉必定问罪，以患重病为遁词，拒不奉命。张学良劝郭回奉直接陈述意见，他愿保护郭的安全。郭遂乘机讲述了张作霖、杨宇霆的种种失政和酿乱祸国行为，建议“由张学良接任镇威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他愿竭诚予以拥护”。²¹张学良也很不满乃父和杨宇霆一帮人的所作所为，赞成郭的和平主张和改革方略；但不同意郭的做法，临行时“嘱勿轻动”。

郭松龄见机密已经泄露，于11月19日在天津国民饭店召开将领会议，“密议进行方略”，一致认为事机紧迫，刻不容缓，决定提前发难，“反奉之举乃定”。²²同日，郭派乃弟郭大鸣及顾问李坚白持其草拟的联合反张密约，赴包头与冯玉祥商洽合作。密约主要内容为：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促成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开发边疆，保存国土；各理庶政，不事内争；改组合法政府，不与外人订立卖国条约等语。²³密约反映了郭松龄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绝非军阀攘夺权利可比。郭、冯联合反奉，李大钊同志也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在“五卅”惨案发生后，李大钊同志以国共两党北方区负责人身份，“派遣共产党员任国桢和国民党员朱霁青、钱公来到奉天，与郭松龄秘密联系，策动郭松龄倒戈。”²⁴

11月20日郭松龄采取军事行动，仍以张学良军团长的名义，下令部队东撤。22日总司令部专用列车抵达滦州，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郭偕夫人韩淑秀出席，发表即席讲话，列数张、杨勾结日本，酿乱祸国害民之罪，宣布班师回奉：主张移兵开垦，不参加内战；要求张作霖下野，惩办杨宇霆；拥护张学良为司令，改革省政。在反奉宣言、通电中阐述了内政、外交方针。内政方面：主张铲除军阀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治，节制资本，改善劳工待遇；兴办学校，普及教育；豁除苛税，收回滥钞；整顿交通，开发地利；屯垦边境，巩固国防。外交

方面：声明实行睦邻政策，不承认张日“密约”，反对日本垄断东北铁路，限制日本、朝鲜移民，要求日本“严正中立”。^{②5}郭松龄意欲建立民主政治，促进内政改革，发展国民经济，实现民富国强，以达到排除日本侵略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这些主张颇有维革新新的意味，得到所部将领的一致拥护，相继在反奉宣言书上签名。

当夜，郭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官兵臂部一律佩带书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绿布徽章。七万军队分编为五个军，以步兵旅长刘振东、刘伟、范浦江、霁云、魏益三任军长，以炮兵旅长邹作华任参谋长，郭任总司令。出关前仍以张学良名义发号司令，表明郭不忘张学良。23日，郭松龄派魏益三率一旅乘火车潜行出关，准备一举袭取奉天。及至魏旅开抵山海关后，遭到张作相第五方面军的阻击，偷袭计划失败。25日，郭遂下令主力部队全部出关，分途向山海关方向进发。

郭松龄起兵，张作霖事前一无所知，不免惊慌失措。首先派张学良与郭疏通，以谋取和平，又使被指为奸贼的杨宇霆，引咎辞职退隐大连，以去郭举兵的口实。26日，张学良搭乘军舰抵达秦皇岛，邀郭面谈，郭未与会见，写两封信作答。郭在信中首先陈述举兵理由，并掬诚表示“拥戴张学良为首领，改良东北政治”，劝诫张学良“应忠于国家人民”，共同举事。^{②6}张复信拒绝郭的忠告，作出“义不背父”的错误抉择，与郭分道扬镳。与张学良一同到达秦皇岛的关东军浦澄江参谋，带来了白川司令官对郭的警告，要求郭“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施以种种威胁、恫吓之词。郭不为所动，“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不要支持任何一方”。^{②7}11月28日郭军攻占山海关，依次夺取绥中、兴城。张作相军退据连山（今锦西）。

日本政府特别是军事部门，很不满意张作霖，原有换马之意，决取静观态度。但见郭松龄反奉反日意志坚定，背后且有“赤化党”与苏俄的支持，遂决计实行“援张排郭”方针。由

关东军出面与张作霖代表杨宇霆商妥：“日本出兵四万助张……张作霖则承认‘二十条’”。^④随后，日本政府声明“派兵保护日侨”，关东军奉命向南满铁路及奉天增派驻军、护路队，阻止郭军袭取奉天。^⑤张作霖获得日本的有力保证，遂于11月30日发布“讨伐令”，命张作相，张学良在连山备战筑垒，企图在此一役击败郭军。

郭松龄对日本干涉行为极为愤慨，连续向日本政府、军部和派出机关发表声明，提出抗议。声明“不承认张作霖与日本所订立之新约”，“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不得供给金钱、军械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动”。并且声称：“此次敝军旋省，如有抗拒义师者，势不得不加以逆伐。”此刻，李景林被张作霖收买，向冯玉祥宣战，并威胁郭军后路，使郭军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郭为防李军偷袭，命第五军扼守山海关；同时决定采取速决战，突破奉军辽西防线，然后直指奉天。12月4日夜，郭松龄利用大风雪作掩护，趁守军不备下达总攻击令。郭军官兵以高昂的战斗士气，迅速冲破连山防线，守军纷纷弃械夺路奔逃。5日晨郭军夺取连山，7日攻占锦州。

张作霖惊闻连山败讯后，预备下野逃亡。日本政府认为“东三省一旦落入赤化党郭松龄之手，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利，将有全部丧失之虞。”^⑥决定对郭松龄实行武力干涉，把张作霖从危境中解救出来。12月8日，日本政府命关东军司令官向郭军发出“警告”：不准郭军通过南满铁道或在附属地二十华里以内作战^⑦。关东军进驻奉天省城，接替奉军固守城防。随后，日本陆军省又从国内及朝鲜调遣两个师团兵力进入奉天。日本政府还向张作霖提供了一千万元贷款和大批军械弹药。张作霖获得日本的全力援助，改变了下野逃亡的念头，决定进行最后抵抗，调集三省六、七万军队，在辽河东岸建立防线。

郭松龄没有被日本所吓倒，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因大凌河铁桥被奉军炸毁，不能通行火车，不得不改变战略。以主力

军徒步向奉天进发，另派一旅袭取营口，抄东路侧击奉天。结果营口一路被日本守备队所阻，不得前进，延误了攻奉时间。郭军主力长途跋涉，又加天气严寒，冷冻患病的日渐增多，但广大官兵斗志依然很顽强，以凌厉攻势冲破奉天几道防线。12月18日占领白旗堡，19日占领柳河沟，20日攻占辽河两岸战略要地新民。奉军全部被迫退回辽河东岸据守。郭松龄意欲速战取胜，急躁冒进，不待主力集中，于22日发动总攻击。初战时，刘伟第二军、霁云第四军攻击最猛烈。第四军进至奉军前线指挥部兴隆店，距奉天仅六十里，卒以刘文清旅弹药耗尽，转胜为败。继之，吴俊升率黑龙江骑兵夜袭白旗堡，扰乱了郭军后方，致使全线震动。郭军参谋长邹作华暗中通奉，秘密下令炮兵停止攻击，并断绝供应前线弹药，郭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郭松龄不知内部变化，23日夜亲临阵头组织反击，终因弹尽而未成功。郭见大势已去，委托霁云收容余部向锦州撤退。24日晨，郭自率卫队二百余人及夫人韩淑秀等人乘大车出走，拟退至榆关，徐图再举。行抵新民县西南苏家窝棚地方，被黑龙江王永清骑兵追上。郭氏夫妇藏于民家菜窖中，后被追兵搜出，解往辽中县老达房吴俊升司令部看押。25日，张作霖、杨宇霆下令将郭氏夫妇就地枪杀，^②在奉天小河沿体育场曝尸三日。

郭松龄夫妇是为反奉反日而牺牲的，受到全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北京、日本等地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以示哀悼。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在泰山为郭松龄立祠，尊崇郭松龄将军为抗日爱国将领。